



回 响

□张晓惠

海风掠过农场低矮的灌木丛,发出沙沙的响声。老人坐在藤椅上,膝上摊着一本泛黄的日记本。纸页已经发脆,边角卷起,像一片片风干的落叶。这是和他第一次相见。

这是他的第一本日记,始于13岁那年的冬日。父亲蹲下身,将一支钢笔和这本日记本塞进他手里。“每天写,等我回来检查。”穿过这么多岁月,他依旧记得父亲眼角的泪光。

这是一位写了一辈子日记的老人,自打1948年随部队撤退海峡对岸的父亲交代他每天写日记:“爸爸要回来检查的!”他从13岁开始写,一写就是一辈子。他父亲回来时,已是40年后的1988年。父子相见,他搬出小木箱子,哗啦啦倒出几十个时代标识的日记本,大大小小可以铺半张床:“爸爸,您检查吧!”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抱着年过半百的儿子嚎啕大哭……

是无意中知晓这位写日记的老人,也走进了田崇志艰辛、坚韧的人生。写了《日记人生》在《繁星》副刊刊登了出来。

那日,老田打来电话:“谢谢你!我写日记的事情被你写上报纸了?上海的许多场友、知青都打电话给我,说是看到《日记人生》啦!方便寄一份晚报给我吗?”

随后,我便将手中的《扬子晚报》寄给了田先生。

曾经在农场度过青春岁月的好几批老知青、小知青从上海回来了。赶到老田家,送上鲜花和点心,还拆开大箱子:“阿拉为侬装台电脑。”阿拉们手把手教会了老田学五笔字形,为老田注册邮箱:“这样我们联络就更方便了!”

知道我想写这块盐碱地的沧海桑田酸甜苦辣,老田将日记全部交给我:“你尽管看!”这份信任为我写作长篇《北上海》,提供了农场半个世纪的风云际会,走进许多如老田这样老场员坎坷不易的人生。

四十年,14600多个日夜,日记本摞起来有半人高。字里行间有滩涂的盐蒿、清晨的露珠、午后的蝉鸣、劳作的艰辛,收获的喜悦,更有对父亲深深的思念。每一页都承载着时光的重量,更让每个日子都有独特的纹路。

1988年,老田的父亲想带他全家至海峡对岸,他婉言谢绝:“爸爸,离不开农场了。”按政策他可以回上海颐养天年,他告诉我:“这儿的空气好人好,我离不开了。”

许多惦念着老田的人集资,以老田为原型竖起了一座金色的铜像——守望者。在大丰的上海知青纪念馆广场。有许多人来看望老田,听他讲北上海的过往和生命的执着与坚持。老田更喜欢的是那些孩子,老田戴着红领巾,讲述白杨的挺立、水杉的坚韧还有枸骨果子为什么这样鲜红。

十年了,每年春节都会收到他的来信,工整的繁体小楷在信纸上排列整齐,尽显老派儒雅之风。可今年春节,我没收到。打了电话,没有人接。

老田永远留在了这块土地上,这块七十多年前只长盐蒿草的盐碱滩,在如老田这样一代又一代农场人的坚忍不拔中,现在已是繁花似锦。

春风拂过,水杉林漫出满目翠绿,南黄海漾起碧波无垠。那些泛黄的日记本安静地躺在书桌上,等待着下一个翻开它们的人。每一页都是一段时光的回响、生命的回响,在岁月的长河里,诉说着一个关于等待与坚守的故事。

烈士墓前的哀思

□桦林

人们说起你时
杏花 正把土路描成淡白的曲折
四月的春雨
让河水也生出许多涟漪

墓碑 学会用苔藓诉说过往的坚决
蒲公英 好像记得你的姓氏

几支洁白淡雅的花朵
摆放在你的墓前
这是你风华的延续
这是时代音响的凝聚
杨柳渐渐露出绿色

诉说着你昨日的事迹
你的名字 已成红色的符号
你的碑文 已被人民深刻于心

你真情地浸润 璀璨如星
你真情地浸润 光彩熠熠
你留下的坚强
已化作人们对绿水青山的愉悦

添一把新土 寄托人们深深的思念
吟一曲哀思 总想对你有所表白
抹干悲伤的泪水
只为明天的征途之上
再塑生命之刚烈

清明祭

□孙华

出了正月,月亮湾的人陆续开始忙着春耕。

江的娘也忙,江的娘忙着给江做一双新布鞋。

吃完早饭,拾掇好碗筷,江的娘手上打了香皂,在水龙头下冲洗了两遍。转身进了房间,打开衣橱,拿一件衣服,捧在手上比划着,摇摇头,放进去,重新拿起一件衣服,正过来看一眼,翻过去瞧一下,觉得比原来那件新多了,这才搬一张小板凳,坐到门边,衣服摊在膝盖上,用剪刀拆下前襟后背,剪开衣袖。放下剪刀,江的娘举起一块块刚拆下的布片,贴到眼前,一根一根地扯着布片上的线头。

半晌,江的娘站起身,一个踉跄,急忙伸出左手扶住门框,右手捶了一会发麻的双腿,又蹒跚着端起门边的木盆,倒入开水,将布片放在水里,轻轻搓洗,拧干,晾到门前的晒衣绳上。

返身进屋,调好面糊,走到门外,看到布片不再往下滴水了,江的娘将它们收回来。端来面糊,拿起倚在墙角的木板,将半干的布片,一块块粘贴到木板上。贴了一层,再贴一层,布片全部贴完了,江的娘又按了按,伸手抹了一下,再抹一下,这才洗了手,捧起木板,放到太阳下晒着。

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江的娘坐在门旁的一小片阳光下,左手拿着鞋底,右手捏着缝衣针,食指上套着顶箍,一针一针地“挖”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以前江的娘纳鞋底可没这么吃力。那时天黑后,江的娘从田里收工回来,娘俩一起吃完晚饭,江摊开课本,趴在桌上做作业,江的娘坐在桌旁纳鞋底。常常江做好作业,上床睡了,一觉醒来,看到堂屋的灯还亮着。

忽然,江的娘感觉左手食指一痛,她赶紧抽出来一看,指尖上竟沁出了一粒小血珠。年岁不饶人啊,江的娘想,这么多年

不做鞋,手竟有些生疏了。

上次为江做布鞋,还是在江二十岁那年。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江报考了警校,江的娘连续熬了几个通宵,为江赶制了一双布鞋,在江离开家的那天,江的娘将布鞋揣进了江的背包里。

警校毕业,江回到家乡,就职于公安局禁毒大队。

过年时,江带着妻儿回来,江的娘看到江脚上的皮鞋,问:“我为你做的那双布鞋呢?”

“那次追赶一个毒贩,嫌疑人跑到河里,我也跟着跳下去,布鞋陷在淤泥里了。”江一脸愧色。

兴许是怕娘不高兴,江一把搂住娘:“那次多亏穿的是娘做的布鞋,跑起来轻便,不然说不定追不上那家伙呢,因这事组织上还为我记了一次三等功。”

江的娘笑了:“想不到娘做的布鞋还有这么大的用处。”娘抚了抚挂到脸上的一络银发说:“娘抽空再为你做一双。”灯光下,江看到娘脸上“沟壑”更深了。

“娘,我现在有鞋穿,我们发呢。”江指了指脚上的皮鞋说。

娘不说话了。江这是嫌自己做的布鞋土,娘暗自叹了口气。

又是一年中秋节,儿媳带着孙子回来了,一堆行李中,娘看到了一双布鞋。“他不是不爱穿布鞋吗?”娘的脸上满是疑惑。

“他是看您年纪大了,怕累着您。”儿媳哽咽着说:“江爱穿布鞋,可惜这双买的布鞋鞋底是皮的,他穿汗脚。”

杏花吐白,细雨纷飞,江的娘挎着一只竹篮,颤巍巍地出了门。来到一座墓前,江的娘点上一炷香,从篮子里捧出一个包裹,打开,将一双崭新的布鞋放在了祭台上。

“江,今天是清明节,娘给你做了一双新布鞋,你穿上不会汗脚了。”江的娘先是擦了眼中的泪水,又抬起衣袖,一点一点地擦拭着墓碑上的雨水。碑上,“革命烈士”几个字格外清晰。

清明·缅怀

薄葬与厚养

□刘永福

父亲去世二十几年来,“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自责,在我的内心深处潜滋暗长,雾霾般挥之不去。

父亲在世时,一向粗茶淡饭,七十几岁时还种着三亩田,过着自给自足的清贫日子。父亲的两次小手术都是他自己出的钱,缺钱时就是向别人借也不向我开口。生活略显拮据的我平时也常贴钱给他,但都是一二百元的小钱。半瓦半草的屋顶破败不堪,我多次要求给他翻修,都被他以“还能住”为由拒绝。他不愿增加我的生活负担。

父亲去世后,他的身后事花费上万元。上万元,对我的父亲而言,该是个天文数字。死前的清苦与死后的风光,巨大的反差,让我没能感受到办丧事的体面,倒是深感对不起父亲。

我原来人前人后一直以孝子自居,但做出的事情却不免流于俗套,所谓的孝顺成了一种自嘲。如果有人诘问我:“你有孝心,你的孝顺体现在哪呢?”我一定哑口无言。这让我深深感受到,“厚葬”莫若“厚养”,与其死后后悔,不如生前尽孝。

“厚葬”,与实际的孝行无关。因为我们要奉养的,是在世的亲人,而不是过世的“先人”。“厚葬”的本质,是生者的一种虚荣。“薄葬”已成为积极、文明,更符合潮流的殡葬思想。

百善孝为先,虽是老生常谈,但孝顺老人确实是一个人最根本的义务,最善良的人性、最基本的道德。相对于父母对儿女的抚养和付出,儿女无论怎样孝顺父母都不算过分。厚葬薄养,有违孝道,必须摒弃;薄葬厚养,符合人道,应该倡导。

孝心的核心是孝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伺候是最温暖的承诺。2012年,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等部门共同发布了新版“24孝”行动标准,新标准无疑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大多数内容属于与老人精神方面的沟通。在这个标准面前,任何不愿孝顺老人的借口,都成了自欺欺人的谎言。一声问候、一杯清茶、一个电话、一个周末、一次旅游……都能让老人的晚年生活熠熠生辉。

说到底,厚养老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要有像对待子女那样的耐心和细心。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老人外安其身、内安其心。

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的幸福指数与老人幸福与否息息相关,善待老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